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

第一四六回 活人命得知消息 救恩官暗探吉凶

話說黃天霸、關小西在回子營，告辭丁太保，要趕緊進城。出村正遇天降大霧，不辨東西南北。行走之間，馬不前進，四蹄亂進，往後直退。天霸知這馬的毛病，估量著前途必有忿事，就不緊催了，連忙下馬。關小西忙問道：「此馬不往前走，是什麼緣故？」天霸說：「關哥你不知道，我這馬有個賤恙，慢慢再告訴你。」言罷，將雙鐙連在馬鞍之上，將韁撩起係好，叫聲：「關哥拉著這馬，只管向前走，頭裡等我，我隨後就來。若是工夫大了，你只管進城去。」小西只得拉著天霸的馬，從西北繞道而行不表。

且說黃天霸見小西去後，把皮襖襟掖起，大踏步緊往前走，眼內四下觀看。但見路旁霧罩罩的，細看是一攢大樹林。好漢剛然走過去，忽聽背後有腳步響聲；回頭一看，卻是一人手舉棍子，照著好漢的腿要下絕情。好漢雙足一蹦，蹦起有三尺多高。那人打了個空，舉棍又照頂門要打。天霸瞧著棍離不遠，將身一閃，伸手抓住那人的棍，往懷中一拽，復又往外一搯。

只聽咕咚一聲，把那人栽了個仰八叉。天霸趕上，踩了一腳，叫脫皮襖。賊人心裡暗說：「我若不脫皮襖，他把棍子一按，我就死咧！不如暫且脫下，然後再調人來，將他拿住，以報此仇。就只是見了眾伙計，我面上無光。」賊人正打主意，只聽好漢一聲說：「你再不言語，我也要動手了！」賊人見好漢動怒，連忙哀告說：「老爺息怒，且莫動手，放我起來，我脫就是了。」好漢聞聽，放起賊人，令他把皮襖脫下。天霸肩扛木棍，挑著皮襖往前走，見前面樹上隱隱約約似乎有人。好漢暗說：「這樹上象個人麼！此乃隆冬之時，這人在樹上作什麼呢？莫非是要上吊？」英雄想罷，連忙緊走幾步，相離不遠，看了看，是在樹上捆著呢：渾身精光，臉如白紙，二目雙合。

好漢就知是被賊所害。賊把衣裳剝去，便不管草死苗活。暗說：「我有心搭救此人性命，又恐耽誤了工夫，施大人抱怨；待要不管，哪有見死不救之理？也罷，我先看看還有救沒有。」

好漢於是把棍子皮襖放在地下，上前伸手摸一摸那人的心口，禿禿亂跳，還滾熱呢。又摸口鼻尚有熱氣。好漢說：「有因兒，合該咱倆有緣。」言罷把繩鬆開，放倒他在地。回手又將大皮襖拿過來，叫聲：「老兄啊！這是我乾兒子孝順我的，幫了你吧。」說著給那人披在身上，又將那人的嘴撬開，瞧了瞧，塞著一口的棉花。好漢與他伸手掏出。猛見那邊塵土飛空，象有許多人來。相離不遠，但見七八個人趕來，盡都是彪形大漢，惡眉凶眼，來勢正勇。那些人猛見好漢，舉棍把旁邊石台打碎，忽又上樹如貓，暗暗驚慌，把雄心退了一半——就知此人是個英雄。互相觀望，不敢前進。

內中惱了一人，混充好漢，大叫：「哥們且後，待我拿他！」

言罷，手舉鐵尺，撩衣前進。天霸在樹上早把鏢擎在手中，照准賊人手打去。只聽喇的一聲，「哎喲！」咕咚栽倒在地。且說眾人見伙計鐵尺落地，仰天平身栽倒，眾賊還不知那裡這東西，俱都怔忡忡的發呆。好漢在樹上大喝一聲說：「賊寇聽著！你祖宗的寶貝，有一百多支，任憑你有多少人，只管快上來。叫你們來一對，死一雙。快來吧！」眾賊聽見這話，叫聲：「第七的，我們可顧不得你咧！」言罷，撒腿就跑。好漢在樹上躡將來。那人嚇得直叫：「爺爺饒命！只當個買鳥放生。家中還有年老父母，無人侍奉。今日饒了我的命，你就是個老祖宗。」好漢聞聽，就勢把鏢投出來，抹了抹那血跡，收起來，大踏步往前追趕。走不多時，猛見有個土坡兒，孤零零有座破廟。天霸暗說：「那伙狗男女，大略去了不遠。這座破廟必是他們窠穴。」想罷，邁步竟奔破廟。走至跟前，聽見裡面有人說話。這個叫：「老四呀！方才那個小於好厲害傢伙，一棍把塊祭台石打碎了。幸虧咱們跑的快，若被他打一棍，管把豆腐漿砸出來。」好漢在外聽著，不由得暗笑。正聽著，忽有一人大言說：「何必給別人家貼金，傷咱們的人。我們該報仇雪恨！皆因沒本領，只得吃虧。就讓那人有法術。常言說『人能背後有能人。』」天霸一聽，心中大怒，一腳把隔扇踢開，就倒了一扇。好漢站住，往裡觀瞧，但見裡面漆黑，比外面陰昏霧罩。細看了會子，才瞧出當地下有一池兒活火，幾個人圍著烤火呢。猛見有人把隔扇踢倒一扇，眾賊剛要喝問是誰，忽見好漢堵門而立，嚇得眾賊手忙腳亂，無處藏躲，一齊跪倒在地，叫聲：「我的佛爺！小人沒敢說什麼，休要見怪。」天霸聞聽，一聲大喝說：「少要胡說！我只問你們那樹上捆的是什麼人？是你們害的不是？如有虛言，我又祭起寶貝了。」眾賊知道厲害，抖戰說：「別祭寶貝，神仙老爺，我們情願實說。皆因小人們為窮所使，才把那人如此。不料並無什麼值錢東西，只有一件被褥套，還有身穿一件破襖。老爺若要，小人情願送還。」

好漢說：「既然如此，都跟我來。」

眾賊答應。天霸登時將眾賊帶到樹下，將受捆的那人，並那名賊寇，叫眾賊抬至廟內。天霸吩咐把那人放在火池旁邊亂草上躺下。可巧有了三把送的法制伏姜，好漢拿了一塊，用滾水泡開，灌在那人腹內，叫他慢慢甦醒。好漢又盤問眾寇說：「你等有多少伙伴？現在哪裡窩藏？頭目是誰？不許隱瞞。」

眾寇聞聽，齊說：「小的們實回太爺。我們並無什麼頭目，也無別的伙伴。」天霸說：「既如此，快把此人衣服財物等項一齊拿來，你們各自散去。」眾寇答應，忙把褥套取來，放在地上。

又有一人望著好漢叫聲：「太爺，這皮襖賞與小人，他的棉襖，小人穿著呢。」天霸說：「那麼著你倆就換了罷。不必多說，快些散去。」賊人不敢遲延，千恩萬謝，出廟四散不表。

且說地下被害的那人，猛然腹內一陣汨汨作響，一連出了幾次恭，姜趕寒散。好漢一見，心中大悅。只見他甦醒多時，把眼一張，翻身起來，四下觀看，兩眼發赤，口內只是哼哼。

好漢知他心中納悶，把已往情由，對他說了一遍。那人如夢方醒，站起來，慌忙跪倒，叩頭謝恩。好漢一見，說：「不必如此，快收拾回家去罷。」那人細把天霸上下打量了一番，說：「小人瞧爺很面善，就不敢講。」天霸說：「只管講。」那人說：「小人家住德州。只因來了個欽差施大人，將本州莊頭黃隆基、家丁喬三，一並抄拿。小人到州衙觀看審案，故此認識大爺尊顏，知是跟欽差的。」天霸說：「不錯。」那人說：「還有一件事情，大爺請聽：小人姓宋，叫宋保。只因我姨家住獨虎營，給羅宅作僕婦。今日我看我姨去，見有個相面的先生，細瞧很象欽差大人，被羅宅拿住。」好漢聞宋保之言，不由失驚。

忙追問下情說：「此話未必真嗎？我們老爺身居欽差，哪裡有什麼大工夫去私訪？」宋保說：「大爺，小人不敢撒謊，我把欽差面貌記得很真；一見相面的先生，就有些疑心。又聽羅宅的家人，紛紛亂嚷說：『那相面的先生是施不全假扮私訪。』小人越發信真了。我倒替他老捏著把汗兒，怎麼說呢？羅宅現是黃隆基骨肉至親，他要替親戚報仇，還肯輕放嗎？」天霸聞聽，雖然心內擔驚，面上卻不露出來，故意笑道：「傻朋友，別滿嘴胡說咧！我們大人現在館驛之內，這就是你認錯了。我且問你，此處離獨虎營還有多遠？」宋保說：「還有□數里地。這是背道；要打景州城裡去，不過四五里。」好漢問：「這羅宅是個什麼人家咧？」宋保說：「若說他家，彷彿一路諸侯。家有內監，他哥哥是千歲宮首領。京裡有銀樓、當舖七八座。羅老叔外號叫惡閻王，獨霸此方，倚財仗勢，連此地官府還怕他三分。」好漢聽罷，恐賢臣遭害，也不便往下再問，叫聲：「朋友，我還有事，不能久在此敘話。你也及早回家去罷。」言罷，宋保拿起行李，同好漢出廟，千恩萬謝，告辭而去不表。

且說黃天霸瞧了瞧霧散天晴。此時正逢冬至，日短夜長，不覺天已晌午，心內著急，邁步緊走，要去搭救欽差。往前正走，只見遠遠一座村莊，村頭有磨磚大門。好漢暗說：「這一定是惡人住的村莊。我再打聽打聽，好行事。」可巧一問就問著頭裡老爺吃茶的那座小鋪兒。舉步進內坐下，只見旁邊座兒上一人站起，欲要招呼。天霸瞧了瞧，乃是小西，連忙望著他擠了擠眼。關小西也就明白了，復又坐下，一語不發。仍然兩人故裝不認識似的。各吃完東西，天霸先起身，會錢出鋪；小西隨後，也會了帳，連忙出去，追趕天霸。二人走到無人之處，這才開言講話。黃天霸說：「關哥，你到此為何？」小西見問說：「老弟只顧咱兩分手，愚兄

到驛館等你，不見回程。誰知大人改扮行裝，私訪出城。臨走囑咐施安，不許聲張，因此我先到此處探聽音信。但不知老弟如何來到此處？」天霸見問，就把路遇賊人，救了人一命，因而得一音信，說了一遍。

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